



一树流苏雪，满城圣贤风。

乙巳年春天的尾巴依然天朗气清，预告中的雷雨大风也只代表性地走了个过场。上午接到了一份邹城市首届“流苏花荟”活动的宣推方案，心里一动：又到流苏若雪时节。

每年我们都做融媒慢直播，让海内外受众伴随性地观赏流苏渐渐开花的过程，也会创意短视频等融媒产品，也曾上过热搜并因此获奖。但总觉得还不够，花开的日子里，总想再做点什么。

覆霜盖雪花开盛，细蕊飘香摇曳风。每年流苏花开，都如故友重逢，相知新遇。暮春四月，姹紫嫣红的繁花逐渐退去，孟府赐书楼前的流苏却刚刚进入盛期。洁白的花朵，远瞻如满树堆雪，近观似白云出岫，花瓣细长如丝，随风袅娜，弥漫着淡雅的清香。

赐书楼在孟府的第四进院落，院子不大，两层小楼古朴典雅。院中的两棵流苏栽植于明朝，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亭亭如盖，高过房檐数米，远远望去，满树皆白，整个庭院都在她的荫佑之下。

微风过处，丝丝馨香沁人心脾，偶有洁白

周末札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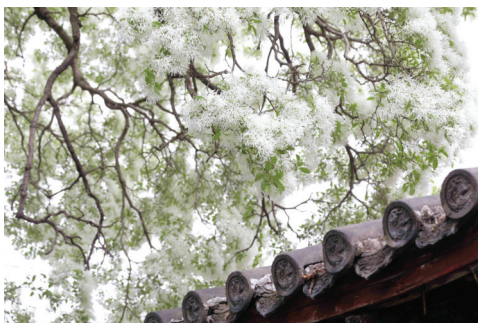
风起流苏雪

图文 青柠

的花瓣簌簌地落下来，落在树下小姑娘弹奏的古筝上，落在游人的手心里，也落在诗人的心田中。纤细的流苏花古朴而诚恳，香气清幽绝尘若有似无。

立于孟府青灰的屋檐下，目不转睛地注视流苏花，抑或闭起双眼感受，宛若聆听一支高山流水的古琴曲，让人笃定，让人遇见旷世难求的知己，那么沉静熨帖心中安稳，一眼千古可抵岁月漫长。

流苏无语，却生动了这方庭院，沸腾了这座小城。“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风起流苏，一方热土浸润墨香，充斥着浩然之气。



少年心事

刺向云端飞天梦

吕云畅

当物理老师通知市里有水火箭大赛时，我望着教室窗外掠过的流云，仿佛看见自己的火箭正划开湛蓝天幕。那个总在草稿本上涂鸦分离装置的少年，终于等到了让梦想起航的机会。

筹备时段就像在迷雾中绘制星图。我的初级想法是制作一个二级分离水火箭，这让我在市图书馆泡了整整3天，却发现资料里的火药分离法存在安全隐患，最终决定采用更可控的气压触发装置。

为了找到最合适的耐压瓶身，我翻遍小区垃圾站的回收箱，在夏末闷热的空气中，逐个比对饮料瓶底部的抗压系数。父亲工具箱里的硅胶密封胶圈，表哥模型飞机上的微型舵机，都成了我实验台上的常客。

首版“青鸟一号”诞生的那个傍晚，晚霞把阳台染成橘红色。我屏住呼吸将注水器插入瓶口，看着自制的气压表指针缓缓爬升。突然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尚未封口的尾翼带着泡沫胶喷到天花板上，正在浇花的母亲吓得差点摔了喷壶。我讪笑着清理满地狼藉，却在笔记本上认真记下：“注压速度需控制在0.3兆帕/秒”。

第一次试飞恰逢秋雨初霁。操场水洼倒映着20余名围观同学期待的目光，我的手心却沁出冷汗。火箭升空瞬间的尖啸令人振奋，但二级分离时瓶口橡胶塞卡死，整个箭体像醉汉般歪斜着栽进沙坑。

捡回变形的箭身时，我听见有人小声嘀咕：“花里胡哨的设计，还不如传统款。”那个周末，我在车库搭起临时工作台。台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株倔强的竹子。

通过慢放试飞视频，我发现分离舱的泄气孔角度偏差了5度。用新的雪碧瓶重新制作时，塑料降解的特殊气味，惊动了夜巡的保安大叔。他打着手电照见我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摇头叹道：“现在的娃娃，比我们当年搞技术革新还拼。”

当“青鸟三号”在晨光中完成优雅的二级分离时，教学楼的玻璃幕墙正将朝阳折射成七彩光轮。第一级箭体旋转下坠仿佛在跳华尔兹，分离舱弹出的蓝色降落伞缓缓绽放，像极了敦煌壁画里的飞天飘带。几个低年级学弟，追逐着飘落的箭体欢呼，我摸到校服口袋里被体温焐热的U盘——里面存着刚构思的“主动式平衡翼”设计图。

此刻，抚摸着整装待发的“青鸟五号”，那些被胶枪烫出的水泡，计算失误浪费的30米尼龙绳，深夜测试吵醒邻居被投诉的窘迫，此刻都沉淀成箭尾流畅的整流线条。

我望着天边的夕阳，万分期待未来的正式比赛。春风掠过实验楼的天台，带着蒲公英的绒毛轻轻落在发射架上。我知道，当这钢铁绿剑再度刺向云端时，定会带着少年所有固执的、滚烫的、横冲直撞的期待，把整个春天的风都甩在身后。

①作者(左)哈工大航天航空研学留影，屏幕上写着“格物致知 叩问苍穹”“以航天点亮梦想”“我的一小步 人类一大步”②课余时间制作水火箭③模拟发射

家事

飞舞吧，榆钱

满鑫

晚上下班回家，见餐桌上放了一大袋子榆钱，浅绿色一串串，嫩生生一叠叠，还有一阵阵淡淡的清甜香气，这应该是母亲的劳动收获。果然，母亲笑盈盈地迎上来说，白天特意去郊外河边那片榆树林，为我们攒回了这一袋榆钱。

我抓起一小把榆钱，就往嘴里塞。母亲拍了一下我的手，像呵斥小时候的我一样，笑着说：“着什么急，还没有洗干净呢，晚上给你们做榆钱馍馍吃。”我吃到嘴里的新鲜榆钱，脆嫩中带着一股清甜。那清香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将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。

榆钱，对于母亲那一辈人来说，是可口的食物，更是情感的寄托。“一树榆钱半月娘”，是榆钱陪伴那一辈人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。每当提起榆钱，那些小孩子，就能闻到食物的香味，心中充满了对春天的期盼。

我记忆中的榆钱，却是与美味和快乐紧密相连。四五月间，东北的榆钱如同一张张胖嘟嘟的笑脸，在风中摇曳。我们这些小孩在树下仰头一看，似乎就能咂摸到榆钱的清甜，早已忍不住了，一个个像小猴似的，蹭蹭爬上榆树，一串串地撸起来。

采摘榆钱充满了趣味，一撸就是一大把，圆圆的像钱，像花瓣。除了生吃，还要把衣兜塞得满满的带回家。母亲将你们拌进面粉，抹上少许香油，撒上一把芝麻，入锅蒸上十多分钟，那热乎乎、香喷喷的榆钱拌面，让人垂涎三尺。

榆钱的那份香甜，如今依然留在记忆深处。“榆英杨花正无赖，等闲又欲送春归。”暮春时节，万物都在为春天的离去而感伤。“杨花榆荚无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花草树木争奇斗艳，榆钱也随风起舞，为春天送上一份别样的告别。

匆忙人生路上，何不慢下来片刻，聆听大自然的低语，感受花草的淡淡芬芳。在榆钱的清香里，就能回味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，也能看见前方更美好的风景。

南腔北调

别叫我帅哥

路边青草

我从一家商场旁边经过，见路边有一位挑着篮子卖水果的中年女人，顺眼朝她的篮中瞧了几眼，她立马叫住我，“靓仔，帅哥，买荔枝吧，新鲜的荔枝！”

我又看了看，她篮中的荔枝确实不错。见我似乎有意，她叫得更勤快，“靓仔，帅哥，看看吧！只要10块钱1斤，里面商场要12块呢。我们都是当天进货当天卖的，绝不留货，不像商场里都是积压的，我卖的更新鲜更好。”

我直接回答说：“你们卖的水果是比商场里的漂亮，也便宜，可是你们路边散卖水果的都是称不准的，我已经被骗过很多次了，商场里可不会缺秤。”

那女人说：“靓仔，帅哥，我绝对不会不准秤的，不然，等下你可以拿到商场里面去称一下。我每天都在这里卖的，我也希望客人买了能再来买，有回头客嘛！”

听她说得极是，她在商场门口与人家竞争，起码得有点信誉吧；何况她开口闭口连着我叫我靓仔、帅哥，听得我晕乎乎的，于是挑了两斤。

付完20元钱，回身走人，又听她在身后招呼路人，“靓仔，帅哥，买荔枝吧，新鲜的荔枝！美女，靓姐，买荔枝吧，新鲜的荔枝！”

回到家，在楼下一间小店里买东西，顺便叫老板帮我试称一下：只有1斤6两。8两秤，算下来是12块5毛1斤，比商场里还贵。

嗨，看来她热情的靓仔、帅哥招呼，让我又一次上当了。她早已算准了客人口头上较真，是不会有心情再去别的地方过秤的，人家商场也不可能让你拿着东西去试称的。她的保证，只是信口哄人信她的话而已。

接下来两天，我还特有心情留意那个卖荔枝的，却没再看到。她该是沿街走到哪挑到哪卖到哪，也把“靓仔、帅哥”叫到哪儿吧。

脸孔

歪打正着买牛肉

唐高能

周末，我陪爱人一块儿去菜市场买菜。她说很久没吃牛肉了，想买点吃。刚走到摊前，她看到对面有喜欢的新鲜蔬菜，就叫我在这边选牛肉，自己到那边买菜了。

我挑了一块牛肉递给中年女摊主，她把牛肉往电子秤上一扔，似有似无看了一眼，快速地把牛肉拿起来，笑着说：“小伙子手气真准，刚好1斤。”边说边把牛肉装进环保袋里递回给我。

我接过牛肉，觉得1斤并没有多少，怕不够吃，就想着问一声爱人，要不要多买一点，她高高提起牛肉，向背对着我，正挑选菜的她喊道：“你看看，1斤够不够？”市场里人声嘈杂，我大喊了两遍，她也没听到。

我提高嗓门想再喊，摊主急忙向我招手，小声小气地说：“小伙子，别喊了，别喊了。”她那么急切地阻止，我以为是自己哪里出洋相了，刷地一下脸红了，也不好意思再喊了。

我正准备付了钱就走人，女摊主却噙哩咕嘟地说：“一个大小伙子，就为这么丁点大的肉，还喊那么大声？我给你补上不就得了。”她边说边割下一小块牛肉，放进我提的袋子里。

看着女摊主通红的脸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她并没有称够重量，我无意的呼喊，让做了亏心事的她，自己觉得露了马脚，才紧急叫停我喊人，又赶紧加了一小块牛肉，算做补偿。真是歪打正着啊！

我的长假

春夏更迭，阳光如鎏金般倾洒大地。我们从泰山脚下，来到诗情画意的微山湖畔，在这湖光山色间接受大自然洗礼，也追寻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红色记忆。

踏入微山湖景区，眼前澄澈的湖水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与岸边葱茏的草木。微风拂过，湖面漾起层层涟漪，细碎的银光跳跃闪烁，似无数精灵在水面欢舞。沿湖望去，大片荷叶已悄然舒展，嫩绿中透着生机，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荷花盛宴铺垫舞台。

沿湖而行，垂柳依依，嫩绿的枝条随风轻摆，宛如少女的秀发。柳枝轻拂湖面，与荷叶相映成趣。岸边大片芦苇抽出新芽，在风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远处，错落有致的村落与广袤的农田点缀其间，与湖光山色相映成趣，勾勒出宁静祥和的田园画卷。

登上一艘古朴的小船，双桨划开平静的湖面，“哗哗”的水声在耳畔响起。小船缓缓驶向湖心，水天一望无际，朦胧的雾气为湖

去年的“五一”长假去周至水街，相较于十几年前去时的景象，水街的水依然是那么充沛而深邃。岸边用木板条铺成的亲水廊道，桥下的水中用磨盘或者直立石碾组成的列石，还是那么富有创意。

倒映在宽阔水面上的柳树、花草，雕梁画栋的古建筑，仍然用明快的色彩诠释着水街的诗情画意。街两边的餐饮作坊、特色小店，仍是那么热闹。一切都是那样熟悉而又新鲜，唯独水街两岸连绵繁茂的蔷薇花煞是惊艳。漫步在水边砖石的街道，一边是波光潋滟，水镜映画，游船摇曳，群鸭戏水，一边是这儿一架，那儿一片，开得蓬勃烂漫的蔷薇花。街边有各种游玩店面、茶座和景区管理设施的小屋房舍，善于攀爬的蔷薇花，在那些石阶旁、墙头上、屋檐下，回廊顶，恣意蔓延，无拘无束，粉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，簇簇拥拥，密密繁繁，如花瀑一般，低垂而下，触手可及。

蔷薇这个名字，之前我是陌生的。从秦岭山下的乡村走出来，在我的花世界里只有桃花杏花山菊花这些浓重乡土味的花儿。村后山里的花儿倒是很多，我却很少叫得上名字，一律以野花称之。

蔷薇是后来从书本上知道的，蔷薇花却



细雪纷飞中，春节假期将过时，儿即返校。拉杆箱轮在薄雪上碾出两道平行的痕迹，蜿蜒着消失在路的尽头。母亲仍站在窗前，望着那两道细痕渐被新雪覆盖，直望到望不见外孙的身影。

又一次启程，又一次离别，亲人的思念再次被那游走的印迹牵扯至远，无限延长。

母亲30多岁时，一次工伤涂改了命运，脑组织受挤压形成的肿瘤压迫了语言、听觉、视觉、运动等中枢，使得她讲不暢、听不清、辨不明、走不稳，外面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渐渐远离她的朝气蓬勃、神采奕奕，她只能在家中几扇窗前徘徊。

收音机和几盆花草成了她最好的陪伴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从阳台到卧室，从卧室到阳台，是她日常的、永远的活动空间。从那几方窗口，她感受着人间万象、世事悲喜。

自母亲搬来与我们同住，每日清晨，她都

旅行家

水天琵琶声

刘汉平

面蒙上一层轻纱。几尾小鱼在水中欢快穿梭，时而躲入荷叶之下，时而又调皮地跃出水面。水鸟低翔，或猛地扎入水中，溅起水花，为这静谧的湖景撩拨几分灵动。

行至幽静的水域，船老大轻轻取出琵琶，端坐在船头，指尖轻拨，熟悉的旋律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倾泻而出。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……”悠扬的曲调，瞬间将我们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。

纪录

蔷薇盛宴

图文 王政

并不认识，愈发觉得神秘、高贵，就像影视剧中名叫“蔷薇”的绰约佳人，生活中不是随便能见到的。直到有一次，在微信圈看到朋友拍的图片以及配文，我才看到了蔷薇花的模样，才知道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城市公园、街景中见过蔷薇花，“无缘对面不相识”。

看到水街盛开的蔷薇，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拍照，却总是觉得难以拍出效果，懊悔自己没有专业的摄影技术。在一处小房子，一大片蔷薇花从房顶铺排开来，曲曲直直的枝条在房檐摇曳。

拍着赏着，扭头看见对岸的碧树浓荫下，一大片蔷薇花开得夺目，情不自禁地对女儿说：“看那边那一片！”女儿淡定地回答：“不光那一片，对岸和这边一样，也到处都是。”我抬眼望去，目之所及，果真与河这边一样，一蓬蓬、一簇簇、一片片的蔷薇花，

亲情

世界几扇窗

云舒

会守在窗前目送我们出门。阳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回首望去，满满的都是母亲在窗前挥手的身影，直到我们转过街角，那身影便定格在悠长的时光。

这一挥手，便是绵延20年。如今儿子远赴他乡求学，他乡逐渐当成了故乡。母亲便守在窗前，清晨目送我上班，傍晚遥盼我归家。我每每凝眸望，窗边的身影便如夏日之清凉，冬日之暖阳，那一道身影，成为我心中最温暖且最珍贵的热望。那一方窗口，是我心中最向往的地方。

前些年，步履蹒跚的母亲被搀扶着，还能见一见桂林的奇山秀水，听一听鼓浪屿的碧波声浪。现在，我们还能赏一赏秦淮河的斑斓夜色，嗅一嗅富春江的怡人桂香，她却只能依赖轮椅，用更加模糊的双眼感知这锦绣人间。她已年近八旬，脑肿瘤、冠心病、慢阻肺接踵而至。她更多的时间倚靠窗台，长久地守望着外面的世界。

家中南向的窗户正对二环桥，每日桥上车水马龙。一片繁杂中，母亲常伫立窗前，看楼下花开花谢，望庭院外云卷云舒。窗外的世界在变，窗内的守望却从未改变。一扇窗，将人间



仿佛仙女裁剪的羽衣华裳。

我不禁在想，初夏游周至水街，赏水乐水倒是其次，赴一场蔷薇花的盛宴才更有趣味。

万般变迁尽收眼前。世间有多少儿女见山见水见世界，而年迈的父母，只有这方寸之间的窗，将思念化作目光，穿越湖海山川。

虽知人生中纵有千般不舍，也还要面对离别，有时那一别，却只能相期邈云汉。几多夜晚，我守在窗边，呆呆凝望苍穹，在浩瀚宇宙中寻找着父亲到底是化作了哪一颗星？心中不停地飘过那首歌：

“风经过告诉我，说你很想我。炊烟袅袅地升，你独自凭栏等。你曾经陪着我，夕阳慢慢落。朦胧的绿皮车，已缓缓离开我。风经过告诉我，说你很爱我。摇篮中梦醒了，年轻的你笑着，哼着歌牵着我，怎么变老了。偷走你青春的，不是岁月是我……”

窗，承载着太多。它见证着游子的远行，也守候着归人的脚步；它目送着离别的背影，也迎接喜悦的重逢；它凝视着生命的远去，也寄托着思念的永恒。

一扇扇窗，隔开了两个世界，却永远隔不断血脉相连的亲情。

一扇扇窗，承载了几多相思与期盼，又缠绕了几多怀念与梦紫。

■毛毛 摄影